



2007 · 夏季

五卷二期 (总第十六期)

九州學林

九州生氣恃風雷

萬馬齊喑究可哀

朱勛天公生此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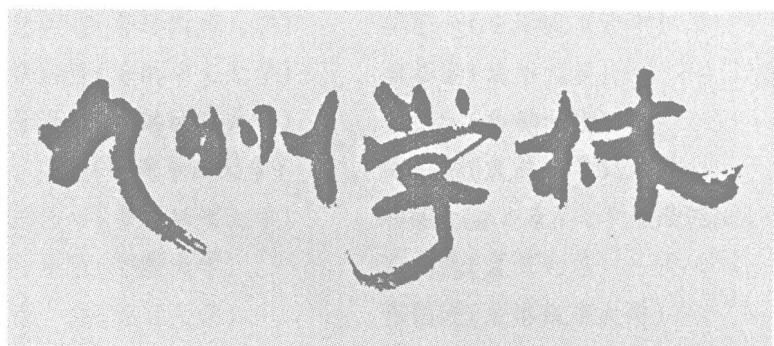
不煩一掃千材

選堂題



出版社

Chinese Culture Quarterly



题字：董阳孜



复 旦 大 学 出 版 社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州学林. 2007. 夏季 / 郑培凯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 - 7 - 309 - 04562 - 8

I. 九… II. 郑… III. 传统文化 - 研究 - 中国 - 丛刊
IV. K203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1975 号

九州学林. 2007. 夏季

郑培凯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宋文涛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8
字	数	193 千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4562 - 8 / Z · 53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委员会成员(按繁体字版姓氏笔画原序)

- | | |
|----------------|-------------------|
| 王元化(华东师范大学) | 朱维铮(复旦大学) |
| 余英时(普林斯顿大学) | 吴宏一(香港城市大学) |
| 李欧梵(香港中文大学) | 李学勤(清华大学) |
| 李泽厚(香港城市大学) | 杜维明(哈佛大学) |
| 汪荣祖(台湾中正大学) | 周振鹤(复旦大学) |
| 周质平(普林斯顿大学) | 林毓生(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 |
| 孙康宜(耶鲁大学) | 高若海(复旦大学) |
| 宿白(北京大学) | 张信刚(香港城市大学) |
| 张隆溪(香港城市大学) | 张灏(香港科技大学) |
| 许倬云(匹兹堡大学) | 章培恒(复旦大学) |
| 傅申(台湾大学) | 汤一介(北京大学) |
| 叶嘉莹(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 葛兆光(复旦大学) |
| 裘锡圭(复旦大学) | 刘再复(香港城市大学) |
| 刘述先(台湾中研院) | 郑培凯(香港城市大学) |
| 兴膳宏(京都大学) | 庞朴(中国社会科学院) |
| 罗多弼(斯德哥尔摩大学) | 饶宗颐(香港中文大学) |

常务编委(按繁体字版姓氏笔画原序)

朱维铮、张隆溪、郑培凯

主编

郑培凯

香港编辑部召集人

范家伟(香港城市大学)

上海编辑部召集人

陈麦青(复旦大学)

发刊宗旨

《九州学刊》复刊了，《学术集林》也复刊了。最让人高兴的是，这两份学刊是合并复刊，重新正名为《九州学林》，希望能汇集海内外的学术资源，继续出版对中国文化研究有启发性的学术成果。合并之议源于王元化、朱维铮两先生。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汇聚国内、港台、海外的学者，共同办一份实事求是、言之有物的学刊，立足于实证的研究，放眼跨科际的整合，探索中国文化的宏观议题，却绝不为时髦的理论框囿。这正是过去我主编《九州学刊》一直努力的方向。因此，一席话鼓动了我已沉寂的学术理念，重新投入编辑工作，决心在《学术集林》与《九州学刊》过去的基础上，扩大学术研究的视野与触面，办好这一份阐释与开创中国文化的《九州学林》。

合并之后的《九州学林》将由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出版繁体字版，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内容完全一致，同步发行，以期做到海内外同时共享学术研究的成果，沟通与联系国际汉学研究所关心的学术议题。

主编 郑培凯

目 录

论文

- 董少新 艾儒略《性学粗述》与明末西医入华 2
- 桥本高胜 论海保元备的《经学字义古训》与戴震的
《孟子字义疏证》之关系 42
- 王国强 《中国评论》与中西文化交流 69
- 梁伟基 从上海到香港
——抗战前后的中华书局（1931—1941） 107

考释

- 何冠彪 朱希祖择罗香林为婿说献疑 130

论坛

陈识仁 谁的历史

——十六国北朝史学史研究回顾与讨论…………… 160

评论

袁 泉 时代下的漆工，漆工中的时代

——评《宋元の美——伝来の漆器を中心に》 …… 202

赵德云 “蓐尔小物” 构建宏大历史

——评Peter Francis, *Asia's Maritime Bead Trade:*

300 B. C. to the Present …………… 225

Table of Contents

Articles

- Dong Shaoxin Aleni's *Xingxue Cushu*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to China 41
- Hashimoto Takakatsu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aibo Genbi's *Keigaku Jigi Kokun* and Dai Zhen's *Mengzi Ziyi Shuzheng* 68
- Wang Guo-qiang *The China Review* and Sino-Western Cultural Interaction 106
- Leung Wai-kei From Shanghai to Hong Kong: A Study of Zhong Hua Shu Ju, 1931—1941 128

Textual Study

- Ho Koon-piu Did Zhu Xizu Choose Luo Xianglin as His Son-in-law? 156

Forum

Chen Shih-jen	Whose History: A Review and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Sixteen Kingdoms and the Northern Dynasty	199
---------------	---	-----

论文

艾儒略《性学粗述》与明末西医入华

董少新

一、引言

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研究中，国内学者一向重视西方科学技术之传入与传播，而对基督教神学思想是相当冷落的。这种偏向当然有一定的现实原因，但纵观明末清初中国士人对西学的态度，亦可发现其对西方科技的重视程度超过基督教神学思想。当代中国学者对西学东渐的研究取向或可视为明清士人面对西学价值取向的延续。对于外来文化，中国士人和学者对“术”的兴趣一向大于“道”的层面，这一特点甚至使致力于中西方文化交流研究的西方学者感到有些无奈^①。

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带来的西学，是包括基督教神学与科技的一个整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欧洲的总体知识水平与结构体系。尽管当时欧洲科学已经开始走上了摆脱神学、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至少在 17 世纪，科学仍是神学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其学科的分类与现代的分类方法和概念有很大区别。20 世纪以来的学者，以科学与宗教完全分离的观念来回

① 参见钟鸣旦，《“格物穷理”：17 世纪西方耶稣会士与中国学者间的讨论》，收入魏若望编，《南怀仁（1623—1688）——鲁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页 474—475。

顾与研究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显然会有其局限性^②。目前有关明末清初西方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及医学入华史的研究，仍存在以现代科学分类学的概念阐释当时西学东渐史的缺陷。其结果，一方面很难全面反映当时西学东渐的内容面貌及其传播模式，另一方面传教士翻译的一些神学作品中所包含的西方科学知识，很难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就明末清初西医入华史而言，目前我国学界研究的状况仍未超过范行准先生上世纪40年代所著之《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③的范围和深度^④。范氏此书，皇皇十五万言，乃此领域的奠基之作，实功不可没。然是书之论，亦是以现代医学之观念来研究明季传入之西洋医学。范氏将明季西洋传入之解剖生理学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包括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西国记法》、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性学粗述》、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主制群征》、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1568/1569—1640）《空际格致》等书中的解剖生理学知识；后期则包括邓玉函（Johann Terrenz, 1576—1630）《人身说概》、罗雅各（Jacques Rho, 1593—1638）《人身图说》传入之解剖生

② Nicolas Standaert, "The Classification of Sciences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Late Ming China", in Jan A. M. De Meyer & Peter M. Engelfriet (eds.), *Linked Faiths: Essays on Chinese Religion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 Honour of Kristofer Schipper*, (Leiden: Brill, 2000), pp. 287—317.

③ 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九卷，未标明出版地，中华医史学会钧石出版基金委员会，1943。

④ 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史（近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李经纬主编，《中外医学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马伯英、高晞、洪中立著，《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上引各书的相关内容，均出自范著而较粗略。

理学知识^⑤。范氏在论述前期解剖生理学之传入时，以现代医学的角度，将其中的医学知识从性学框架中分离出来，如其所言：“此前期解剖生理多言神经之学，盖当时彼教中人以神经知觉属诸灵魂也。其说甚繁，今删繁去复，并取其书之言骨骼、藏府、血液者分别立题，勉可与后期诸目方驾，而终不及其详也。”^⑥然而，且不说通过性学著作传入之医学知识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说概》、《图说》为详，就是其将医学知识从性学体系中分离出来而只考察前者的做法，也使当时西医入华的传播模式无法展现出来。

近年来学界关于明末清初西医入华史的专门研究不多，且较集中在对邓玉函《人身说概》二卷（1634 或稍后）^⑦、罗雅各《人身图说》二卷（1638 以前）^⑧、巴多明（Dominique

⑤ 范氏的这种分期法与当时西医入华史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因为其所述前期内容中有许多来自多明我会士赖蒙笃《形神实义》，而《形神实义》刻行于1673年，比《说概》、《图说》二书晚得多。范氏未见此书，所引内容来自王宏翰《医学原始》（1692），王氏此书有许多内容参考了《形神实义》，但未指明来源，故范氏误以为这些内容也是由明季性学书传入的。

⑥ 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卷1，页4。

⑦ 邓玉函译述，毕拱辰（？—1644）润定。原刻本藏罗马中央图书馆，抄本有：法国国家图书馆，Chinois 5130/5131；中国国家图书馆，01741；北京大学图书馆也藏有一册。抄本主体内容基本一致，但附属内容各有不同。对《说概》之研究，有郭文华，《〈泰西人身说概〉初探——以毕拱辰与其成书为中心》，收入龙村倪、叶鸿洒编，《第四届科学史研讨会汇刊》，台北：“中华民国”科学史暨科学哲学委员会，1996，页85—106。

⑧ 罗雅各译述，未见刻本行世；罗马中央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抄本，后两者与《人身说概》合订。对《人身图说》之研究，有比利时学者钟鸣旦，《昂布鲁瓦兹·帕雷〈解剖学〉之中译本》，《自然科学史研究》，21卷3期，2002，页269—282。

Parrenin, 1665—1741)《钦定格体全录》(满文抄本)九卷^⑨、石振铎(Pedro de la Piñuela, 1650—1704)《本草补》一卷(1697)^⑩等西方解剖学、药理学著作入华之研究上。由于这些著作在中国的影响不广,于是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洋医学在中国无甚影响便成为医史学界的共识^⑪。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台湾学者祝平一先生对明清之际西学中人体生理知识的研究^⑫,他已注意到用现代解剖学和生理学角度研究此期入华之人体生理知识的不足,并对此进行了批判;该文主要利用传教士中文作品,重点在探讨西方知识体系中身体与天主的关系,指出了传入中国的西方人体生理知识的神学特征与文化内涵。本文在祝氏研究的基础上,以艾儒略《性学粗述》为个案,对其中所包含西洋医学知识的源流与属性进行分析,同时将其

⑨ 巴黎自然史博物馆中心图书馆藏本,编号:MS2009。黄绸封面,四孔线装,左侧装订,向右翻阅,半叶七列,前七卷附有许多精美插图。第一卷第一叶附巴多明给法兰西科学院诸科学家的信,为巴多明亲笔手稿。藏书印章为“法兰西科学院图书馆”(BIBLIOTHEQ. DE ACAD. DES SCIENC.),据此推断,此抄本应该是巴多明于1723年5月初从北京寄给法兰西科学院诸院士的抄本。相关研究见 Giovanni Stary, "The Kangxi emperor's linguistic corrections to Dominique Parrenin's translation of the 'Manchu Anatomy'", in *Altai Hakpo* 13, *Journal of the Altaic Society of Korea* (Seoul), 2003, pp. 41—60.

⑩ 该书前有刘凝(约1625—约1715)序。刻本藏耶稣会罗马档案馆, *Japanica-Sinica* II, 86; 法国国家图书馆, Chinois 5332。对《本草补》之研究,有甄雪燕、郑金生,《石振铎〈本草补〉研究》,《中华医史杂志》,32卷4期,2002,页205—207。

⑪ 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页113—114、310—311;甄雪燕、郑金生,《石振铎〈本草补〉研究》,页206—207。

⑫ 祝平一,《身体、灵魂与天主——明末清初西学中的人体生理知识》,《新史学》,7卷2期,1996,页47—112。

与中医文化略作对比，希望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对西医入华的途径作进一步阐发，并对明末中西文化交流作进一步的思考。

二、艾儒略《性学粗述》及其西学背景

科学分类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柏拉图（Plato，前 427—前 347）时代，古希腊哲学家们便进行了一系列努力，来为科学进行理性分类与整合；到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 384—前 322）时代，科学分类已经相对完善。基督教传入欧洲后，沿用古希腊时代的神学（Theology）一词，作为对所信上帝之存在、本体、本性，及其同世界、人类的关系进行研究、论述的理论体系。到 13 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 1225—1274）将神学分为自然神学和启示神学两部分，肯定自然神学的可能和必要，认为可借助理智，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分析而得到关于神的一部分知识，领受神的一定启示。他的名著《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集以往神学之大成，使神学成为包括和贯通一切知识的“科学皇后”^⑬。16 世纪的欧洲，正处于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科学出现了新的整合过程，而耶稣会士们在这次整合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耶稣会的创立者圣依纳爵·罗耀拉（St. Ignacio de Loyola，约 1491—1556）根据自己的学习经验，建立了一套非常独特的教育体系。他将神学置于该体系的最高点，但认为文科（语法、修辞、诗歌和历史），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逻辑，人文与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哲学等是通往神学的必备知识。其神学教育以阿奎那神学为基础，

^⑬ 卓新平主编，《基督教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页 354。

而自然哲学、伦理哲学和形而上学则沿袭亚里士多德的学说^⑭。17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大都有这样的教育背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艾儒略，对当时西方以神学总括一切的知识体系是相当熟知的。

1582年出生于意大利布雷西亚（Brescia）的艾儒略，在来华前曾较为系统地接受过科学与神学教育^⑮。1610年抵达澳门开始其中国传教生涯，此后直到1649年在延平去世，在华传教近四十年之久。艾儒略深谙中西文化，中文著述数十种，被誉为“西来孔子”^⑯。

在艾儒略的中文著译作品中，可视为科学作品的有《几何要法》（1631）^⑰和《职方外记》（1623）^⑱，前者介绍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后者介绍了地理大发现后的世界地理知识，这两个领域都是他在意大利读书期间已经学过的内容。另外，他的一些神学、教理作品中，也包含了许多科学知识，比如

⑭ Standaert, Nicolas, "The Classification of Sciences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Late Ming China", p. 288.

⑮ Colpo, Mario, "Giulio Aleni's Cultural and Religious Background", in Tiziana Lippiello & Roman Malek (eds.), "Scholar from the West": Giulio Aleni S. J. (1582—1649)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 (Nettetal: Steyler Verl., 1997), pp. 73—83.

⑯ 艾儒略传记及著述，见费赖之、梅乘骥、梅乘骏译，《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页147—159。

⑰ 关于艾儒略《几何要法》的研究，参见 Catherine Jami, "Aleni's Contribution to the Geometry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Jihe yaofa*", in Tiziana Lippiello & Roman Malek (eds.), "Scholar from the West": Giulio Aleni S. J. (1582—1649)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 pp. 555—572.

⑱ 校注本见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记》，北京：中华书局，1996。

《口铎日抄》中多处涉及西方天文、历法、舆地等知识^{①⑨}，以及本文将要讨论的《性学粗述》中所包含的大量西方医学知识等。我们很难将艾儒略传入中国的西学严格分为科学与神学两类，入华西学的整体性在艾儒略的诸多中文著译作品中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来了。而当时西方知识体系与结构，也正是由艾儒略通过其所著的《西学凡》（1623）介绍给了当时的中国士人。

据《西学凡》介绍，当时欧洲知识体系分为六科：第一为文科（rhetoric，勒铎理伽），包括古贤名训、国史、诗文和文章议论；第二为理科（philosophy，斐录所费亚），包括落日加（logic，明辩之道）、费西伽（physics，察性理之道）、默达费西伽（metaphysics，察性之上之道）、马得马第伽（mathematics，几何之学，包括演算法家、量发家、律吕家和历法家）、厄第家（ethic，修齐治平之学）；第三为医科（medicine，默第济纳）；第四为法科（civil law，勒义斯）；第五为教科（canon law，伽诺搦斯）；第六为道科（theology，徒录日伽）^{②⑩}。在这一体系中，道科，即神学，处于最高地位，“乃

①⑨ 艾儒略：《口铎日抄》，影印本收入钟鸣旦、杜鼎克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7册，台北利氏学社，2002，参见页42—52、104、123—124、131—134等处。

②⑩ 艾儒略，《西学凡》，《四库存目丛书》子部杂家类，第93册，页625—639。艾儒略在他的《职方外纪》（1623）中，对这一教育体系再次作了介绍，见李之藻辑：《天学初函》，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页1360—1362。此外，葡萄牙耶稣会士傅汎济（Francisco Furtado，1587—1653）与李之藻共译之《名理探》中，也对西方知识体系进行了分类介绍，虽与艾儒略分类标准不同，但内容相近，且亦以“超性学”（即艾儒略译为“道学”）为诸学之冠。参见 Standaert, Nicolas, “The Classification of Sciences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Late Ming China”, pp. 289—291。